

[名著百部]

中国现代文学

梅娘文集

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华夏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

梅 娘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范智红 编选

華夏出版社

《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》编委会

主 编 舒 乙

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

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
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

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

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

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



梅娘

灯亮得雪白，夜静得埋葬了一切嘈杂。
· 常，因为想起儿子，侯花针误刺了耳膜。血
血的办法是最原始的，只是用嘴去吮。血腥，
时，略有些许甜。我多么盼望儿子能早一天得
会出这血中的甜味。他是为了开创一条路人也
出去串通的。世事这么纷纭，常人究竟是哪
一个。他这个年纪如何分辨得清？他也许不具
分辨^这如人的本能，~~好人~~^{好人} ~~是好人~~。譬如那
个在教条里跟他说情、说白话的人，那个在
下班之后抽空为我装灯的技术员，那个硬是说
服^服我以说学而我看见生^服之通^通更^更久^久妈，那个

梅娘手迹



梅娘作品书影

目 录

中短篇小说

侏儒	3
鱼	20
旅	52
黄昏之献	58
雨夜	70
阳春小曲	87
动手术之前	95
小广告里面的故事	104
行路难	113
一个蚌	120

春到人间	175
蟹	185

长篇小说

夜合花开(未完成)	291
梅娘小传	394
梅娘主要著译书目	396

中短篇小说

侏 儒

外面有一个人在叫我，我出去了，那是房东处惟一的小徒弟，房东开着油漆店，专为雇主刷新屋子的。

他很矮小，看去也不过十一二岁的光景，头大得很，怪可笑地摆在他狭小的双肩。上。肚子大得凸出来，腿因之更显得细小可怜了。虽然我见过他不止一次，我却从没有仔细地瞧过他的脸，趁着和他对面的机会，我仔细地打量了他。

脸和全身相反的生得很可爱，红红的唇，小小的牙齿，鼻子也很端正。但脸上的表情却痴呆的，相仿于白痴脸上那种木然的傻样。

他全身都沾满了各色油漆的斑点，连头发上也疏落地粘着。

“你是找我的吗？”我问他，看着他仿佛完全不动的眼睛。

他瞧着我，瞧了有一分钟之久，半晌，才含糊地应了一声，随即用手指着房东的住处。

我发现他的眼睛很大，而且黑白分明。我仁立着接受他的凝视，我又觉得他似乎没在看我，像把眼睛停在我身上，而心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一样。

我的邻居们都从房东那儿学得了对他的歧视，大家奚落他，无事时拿他开心，叫他“木头疙瘩”。据说是他比傻子还不中用，有的已经搬进来三年的住户，都没听见他说过一句话，说他平日就会偷嘴吃，什么都作不了的。

我却没从他脸上找到他们跟我说过的他的丑样，相反地我倒觉得他很好看。我想他若是洗净了脸上的泥垢，穿上干净的衣裤，一定比房东的胖少爷还体面的。

我跟他后面向房东的屋子走，几次他都落下来，站在侧面瞧我，像瞧一个怪物似的细细地瞧。

我心里充满了不能言说的狐疑，我觉得奇怪又好玩，我想他是不傻的，要是傻，也一定是跟大家公认的傻不一样的傻法。想着，我慢慢地挨近了他。

这时候，我们院中的最爱说笑的李大嫂跨进大门来，一手提着系在一起的几个茄子，另一只手里握了一个小小的油瓶。

“买菜去啦？”我招呼她。

“是，还没做晚饭哪！”她回答我。

接着，她把左手里的几个茄子使劲往我身边的小徒弟头上一抡，嘴里笑骂着：

“你这个傻王八蛋，你也知道大女学生好，跟我走你怎么不这样往近靠呢。”说着，哈哈地笑着，又找补着：

“您可别见怪，他大婶。”

我只好笑着，瞧着她带着她响亮的笑声从我们身边走过去。

他的头上留下了两个茄子的小小的紫色的刺，他并不拂掉它们，连用手摸摸额角都不，像完全没有被茄子打过一样。

我倒十分过意不去，原来是我挨近他的，他倒挨了无辜的抡，虽然茄子不是什么坚硬的东西，但那样大的圆球，总是有相当分量的。

我怜惜地为他拂去额上的茄刺，就便替他掸掸额上的积土。

他也往我身边靠着，但又怔忡的，用疑惑的眼睛细瞧我的脸，嘴里发着含糊的声音，迟疑地承受着我的怜恤的抚摸。

我扬起我的手帕，预备用力地甩甩从他发上沾下来的土。就在我扬手的那一瞬间，他像一只野兔那样敏捷地从我腋下跳出去。

我惊愕着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，瞧他在墙角保护似地蜷曲着他有着大肚子的小身子，想他也许以为我也是要打他才跑开的。真无怪大家都说他傻，实在是懂事，我觉得又可气又好笑，又觉得他傻得可怜，这样蜷曲着，头固然是不要紧了，可是腰和屁股不都还可以任人自由地踢么？

我过去，拉起他的头，他不抵抗，只用力地闭紧了他的眼睛。

我只好不耐烦地叹着，等着他自动地站起来，他一定是被责打得失去他可怜的辨别力了，不能明白什么是爱抚和责打在动作上的区别。

我们这样可笑的相对地蹲着，半晌，他偷偷裂开一只眼睛，一瞧见我，又急急地闭上。我消去了适才觉得好笑的心情，心里只有怜恤和奇怪。我尚不十分清楚他的生活，只知道他的工作是给其余的工人提油桶而已。我搬到这里来也不过刚一个礼拜，我想他或许是受雇于房东家来作杂活，因为过度的贫穷，所以不得不在这忍受着凶悍的女主人的苛苦的待遇。也许已经是无家可归了，无从脱离这长年伴着油漆的日子。

房东太太一脸横肉，厉害是远近知名的。

他一直蹲着不动，我装着不在意地把脸转过去，我一转开脸，他便睁开眼睛瞧着我，像一只洞里的老鼠瞧着洞外的猫一样。

我不知用什么方法才能消去他对我的惧怕，我想抚摸他，又怕他在我抬手之间逃去，拉他，又怕他误认为打。我想这样继续蹲下去一定是对他不好的，他主人既然打发他出来办事，一定愿意他快办好了回去。晚了，凶悍的房东太太能轻轻地放过他吗。

我想我还是继续保持着不动手的姿势好，我竭力在我脸上作出最和善的样子，但我不正面看他。

果然他像安心了，慢慢地站起来，脊梁贴着墙，眼睛不瞬地看着我，而且一点一点地挪开他的身子。

他从我身边走过去，轻轻地，轻得像一只猫，我依旧蹲着，像完全没看见他一样，但我偷偷地用眼睛追随着他。

他转到我背后去，我直觉到他的眼睛凝固地瞧着我的背，很久没有移开。过一会，我听见他走了，慢又轻地走去。

正在我要旋回身子来的时候，我听见一声霹雳似的吆喝，夹杂着肉击撞着肉的清脆的响声。

我立刻站起来，转过身去看。

他的肥大的女主人站在他的面前，他正一如刚才我见过的那样蜷曲地蹲下去，闭着眼，左颊上红红的。

我瞧着房东太太的横脸，不知是为他说情还是装着没看见他好。我们所有的邻居都是不以为他的被责打为意的，甚至有人还说：“打！该！打死也不多。”这样助虐的话。有时实在瞧着他被打得太厉害了的时候，便都躲避地走开，让他们主仆去自己了他们的账。

幸而房东太太注意到了我，她走向我，而且向我微笑着。平日我是很少和她说话的，她笑，我无端地心慌，她不至于赖我留着她的小徒弟，耽误了她家的工作而对我大发威风吧。

她依旧微笑着。带着有话不好意思开口的样子。她尴尬的情态更使我狐疑，我还没跟她打过一次交道，不知她究竟是怎样的

人，只听大家都说她厉害而已。

那孩子还在蹲着，闭着他的眼睛。我想以往他的女主人一定不是打他一下就住手的，他之所以闭着眼睛是在等候着接连而来的责打的吧。

她开口了，用着柔和的声调，她说了很多恭维我的话，说我比男人强，又骂她的丈夫——我们的老房东不中用，末了才说出要请我去为她家的工人们填写一份户籍警察要的职历表，她的丈夫虽然读过几年书，但对于这种新式的表格却怎么也弄不清楚。最后她吞吐地说，她曾一度去求街口的测字先生，她说那可恶的先生竟跟她索价五毛钱之多，她又表示她倒不是在乎钱，她怕那先生也写不好，接着她又恭维着我。

她罗嗦了这半天，只是想求我白替她写几张职历就是了，这原不是什么麻烦事，我立刻爽快地答应了她。

我的爽快令她意外地高兴，她张着手像想拍拍我的肩，又像要拉拉我的手，可是又怕这种在他们之间的表示亲热的方法冒犯了我，把手那样又举又放地伸着。

我的心完全安定下去，我说请她先回去，我锁上门就来。她笑着，她说她不忙，她愿意站在那儿等着我。

我的心却不是专为回家锁门去才支开她，我想她先走了，那个可怜的孩子也可以找个机会偷偷地回去。我想他一定是女主人打发来请我的，这么久没回去，就是不厉害的人也会生气的。

我锁好了我的小小的房门出来，房东太太正对着我的门笑眯眯地站着，我的眼睛越开了她的肥硕的身子去找寻那可怜的孩子，他又在慢又慢地站了起来，一点一点地挪开他的身子。

他的女主人把全副的注意力放在我身上，说着恭维的话。我也转回我的眼睛来，怕惊了那正预备逃开的小东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我在可怜中有点喜欢他的意思。

房东太太求我作的事情并不难，我很快地就写好了他们夫妻及三个大徒弟的履历。

在我放下笔的时候，房东太太忽然像想到了一样遗忘的事情似地问我。

“那个杂种有没有都不要紧吧？”

“哪个？”

我不明白她说的杂种是指人还是东西。

“那个傻子，叫他去请您都说不明白的傻子。”女主人有些愠然了。

“他不是在您这儿住么？”

“不在这上哪，谁能收留他那样的傻子。”我不明白房东太太的话是蔑视那孩子还是显示自己的宽大。

“若是在这住还是写上好吧！”我说，重新铺开那张已折好了的纸。

“他可姓什么呢？”房东太太不耐烦地沉吟着。

“当然是姓刘了。”一个在我们说话之间走进来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工人，这样顽皮地插着嘴。

“什么？姓刘？你知道，你跟那骚狐狸有过交往是怎么的？你说姓刘，我看他姓张。”房东太太立愣着眼睛，脸逼向那个说话的张姓的工人的脸上，咬着牙说。

青年工人忙着躲开她的逼视，转到她身后，自己解嘲地伸了伸舌头。

“姓刘，好哇，他要能姓刘是个野种都能姓刘了。连掌柜的自己都不说他姓刘，你倒说了，他妈叫你揍了几回，死了你还替她护着她的野种儿子。”房东太太怒犹未已，这样接着责问。

二人早已跑到里间去，但却在里间大声地接着说：

“前十六年我才六岁，就是叫她揍了也没关系，一个二十岁的

姑娘搂搂六岁的孩子，谁也说不出来。”

“好姑娘，什么姑娘。得啦，歇着你那张臭嘴吧！”在斗嘴上，房东太太是失败了，但她的威严压倒了她的敌手，里间没再发出声音来。

我直如坠到五里雾中，完全付度不出他们所说的话中的故事。又不好问盛怒中的房东太太。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墨盒中润着我的笔，留神地瞧着门，看那个可怜的小傻子是不是已经回来了。

这时，房东回来了，他站在玻璃门的外面。正在推门的时候，我瞧着他肥满的脸，我觉得这脸型很熟，仿佛像一个我见过的人，那整齐的牙和轮廓很好看的呆然的眼。我猛然记起那孩子正是有着一个这样的脸的。那么说，孩子是房东的另一个姘妇所生的吗？

房东太太回头，瞧见了正是房东进来的时候，她一阵风似地扫了过去，指着房东的鼻子。

“都是你，你这个老混蛋，作的损阴丧德的事情，叫我跟在里头为难。你说，你说吧，人家女先生等了这半天了，你说那个野种姓什么。”

房东瞧着我，颇窘地笑了笑，又向我点头。

“姓什么就姓什么，什么不一样，你看着写吧。”房东瞧着怒气冲冲的太太，小声地说。瞧太太一立眼睛，赶紧接着，“要不就姓王。”

“倒是你记得真，可不是得姓王，婊子的杂种可不是得跟着他妈姓。”

房东太太舍了老房东，重走到我坐着的横的条案前来。

“我也不怕您笑话，”她说，狠狠地向地上唾了口吐沫。“那个傻王八蛋您知道是从哪来的，是我们那位爷办的好德行，在外头姘上了个野鸡，租房子过起日子来啦。瞒得一丝不透风，钱花的可就别提了。天老爷有眼，可巧两人上街叫我遇见了，我这才知道。那